



交通枢纽——岔河。

一条沧桑的古道，自四川成都出发，经宜宾进入云南水富，闯进磅礴的乌蒙山以后，带着曲折离奇的传说，携着跌宕起伏的情节，沿横江而上，穿过昭通直指滇池。

今天，被当地人称为老街的大关县寿山镇大湾子街道，曾是古道上的一驿站。古道宛如一条细长的墨线，在群山之间蜿蜒穿梭，大湾子便是这条线上的一个点。

(一)

公元前316年，蜀郡太守李冰招募劳力开山采石，修筑巴蜀通滇道路，为蜀道。公元前221年，秦始皇统一中国后，在夜郎、滇等地设立郡县，派遣将军常頌率军筑路，从蜀南经滇池、朱提到滇池，因道宽仅五尺，史称“五尺道”。那时的五尺换算成现在的计量单位，即一米六左右的宽度。

一条线上的一个点，很难进入史家的如椽巨笔。大湾子作为五尺道上的一个重要驿站，始建日期、初始规模等信息在时光荏苒中消逝，在历史烟云里湮没，现已无从考证。岁月无语，唯石能言。那街道上铺陈的一块块青石板，如同一幕幕老旧的电影、一页页泛黄的史书。石板上那或深或浅的马蹄印痕，蕴藉着商客南腔北调的方言、背夫佝偻负重的身影、驮马急促粗重的喘息，还有茶肆里馥郁芬芳的香气，私塾中子曰诗云的韵味。可惜，随着青石板被新铺就的水泥板“愚昧”地覆盖，这一切便消逝了。留给今人的，只剩一声叹息。

驿站是古代传递政府文书、军事情报人员或商贾客旅食宿、换马的场所，有着信息传递、物资转运、餐饮住宿、文化融合等诸多职能，承担着传递文书、接待使客以及转运物资的任务，是古代通道不可或缺的设施。大湾子作为五尺道上的驿站，其历史未必如五尺道有两千多年那般久远，但想来也不至于悬殊过甚。说其有千年历史，不算夸大其词。

大湾子能够成为五尺道上的驿站，和其特殊的地理位置、地势地貌有着直接的关系。从地理位置看，大湾子贯通南北、扼守东西，是五尺道的必经之地。从地形地貌看，东面关河水萦绕，北面石门关天险，西面是悬崖绝壁，南面有沟深山陡的曹家沟。三面山脉如太师椅的左右扶手和靠背，护卫着椅中的平台，平台狭长弯曲呈弓状，故得名“大湾子”。坐落其间的驿站，随着时间的推移和往来客旅的增加，货物运送、餐饮住宿等各种商贸规模随之扩充，最终成了街道。

清雍正改土归流后，大湾子因地处通道，随着马帮往来、商贾频至、物流进出而日渐热闹。弯弯的街道上，商店餐馆、五金山货、客栈马店等应运而生，于是有了一段极为繁华的时光。不论是街道两旁那一楼一底的串架木屋，还是四合院格式的老式建筑，都见证过大湾子曾经的辉煌。然而，积聚的财富也勾起了歹人的觊觎之心，故而常有匪患袭扰。为抗匪患，当地富户还筑起了碉楼，并雇兵防护。流光一瞬，世事千年。今天，那些土墙碉楼已经斑驳残破、老旧不堪，如同风烛残年的老人颤颤巍巍，随时都有倒下的可能。但那些寨垛和射击孔，依然在无声地诉说着曾经的血雨硝烟。

(二)

日历翻到1949年10月，新中国成

立了，但滇东北一带尚未解放。为打击地方反动势力，迎接解放军挺进滇东北，中共昭通特委组建大关党支部，由大关籍地下党员郭敬、李启敏和边纵六支队司令部派来的陈思俊组成。郭敬任党支部书记，开始了对大关革命工作的领导。11月下旬，中共滇东特别支部决定成立中共盐大工委。12月中旬，派出马克让、张家柱与大关党支部的郭敬等人会合，在群众基础好、商贸繁华的寿山大湾子开会，组建盐大工委。会议决定由马克让任党支部书记，并明确了工委筹建解放委员会、发动群众开展斗争、组建盐大游击队开展武装斗争等主要任务。盐大工委成立并发挥作用，加强了盐津、大关两地革命力量的联络，震慑了反动势力和匪帮，维护了解放前夕地方安宁，保护了一方群众。

马克让、张家柱等初到大湾子时，是扮成商贩来的。到了大湾子后，他们选了街道中段的黄家旅店进驻。黄家旅店原为清代罗氏家宅，是穿斗式木结构的四合院，一楼一底，有16间房和一个小天井，建筑面积约350平方米，民国初罗氏家宅卖给一姓黄人家改作私人旅店，故称黄家旅店，也叫黄家马店。马克让、张家柱、郭敬等人在此召开会议组建了盐大工委，黄家旅店也就成了盐大工委旧址，现在列为文物保护单位。

“黄家旅店”这个名称，多在县志类书籍或者官方人士口中出现，当地人则普遍称之为“二号旅店”或“二号店”，对“黄家旅店”这个称呼很是陌生，就连后来居住其间的人也不太清楚有无这个称谓。为了确认“二号旅店”是不是“黄家旅店”，我们还请去大关县寿山中学任教的耿老师亲自去当地居民询问核实，最终确定“二号旅店”就是“二号店”，也叫“黄家马店”。我们对该建筑的印象停留在初中时期的记忆里，那时候教数学的耿老师家就居住在那里，因此我偶然路过时会胆战心惊地窥视一下，却也没有留下过多的印象。耿老师讲得很好，但很严厉，属于我们既敬又惧怕的老师之一。耿老师的女儿耿祥英和我同班，学习成绩不佳的我，每次考试之后，发试卷之前，都会小心翼翼地向耿祥英打听考试结果。如果问她时，她一个白眼，我便心里一紧，因为随后便是嘴一撇，轻飘飘地扔过来一句“你么，没及格”。而今身为警察的耿祥英，不知那一连串的动作是不是还娴熟如初？

(三)

1950年4月，大关县解放，大关县委、县政府挂牌成立。解放初始，百废待兴，加之当时匪患未息，政权巩固尤为重要。所谓兵马未动、粮草先行，征粮以巩固政权便是当时的首要任务。因寿山大湾子地处县域中心地带，便于粮食汇集储存和转运疏散，于是被选为粮仓建设地址，建起了粮仓储粮，并派公安队一个班13名战士驻守大湾子，负责保卫街道居民和粮仓的安全。公安战士在大湾子北边的石门关和街道两端都构筑了碉堡，严密防范匪帮来袭。

俗话说“不怕贼偷，就怕贼惦记”。大湾子本就是土匪惦记的肥肉，加之粮仓建成储粮，更是让土匪眼馋。但狡猾的土匪深知，大湾子四面均有天险可守，素有“铁箱子”之称，想要抢劫绝非易事。土匪们经过密谋策划，聚集匪徒600余众于1950年8月5日凌晨趁着漫天大雾从北边偷袭大湾子。

云遮星月，雾锁山川。石门关崖壁间的林木上，偶有一两声夜莺的尖啼，凄凉哀怨地划破夜空。大湾子街道一片寂静，时间仿佛也停滞了。偶有蛙鸣、虫声从周边田野里轻柔悠扬地传来，几点昏黄的灯光在屋檐下闪烁，为宁静的夜色增添了几分暖意。雾霭薄纱般在夜空中悄然舞动，不时几声犬吠，也是大家早已习惯了的日常，居民

早已进入梦乡。然而此刻，数百名持刀端枪的匪徒，正借着夜幕浓雾的掩护，如鸦群般黑压压地向大湾子扑来。公安队战士发现匪徒来袭，一边派人赶往大关县城求援，一边依托有利地形做好战斗准备，大湾子保卫战就此打响。

大湾子保卫战，终因公安队战士弹药药用尽而街道失守，百姓惨遭匪徒抢劫。后来，匪帮被剿灭，匪首被惩办，大湾子人民得以报仇雪恨。

解放后不久，寿山集镇迁移到了铁线溪，称为新街，大湾子街道自然变成了老街。作为五尺道驿站所在的大湾子，融合了中原文化、巴蜀文化、滇文化以及本地文化，形成了颇具特色的通道文化。就以口音而言，寿山乃至整个大关县的人说话，语音都绵柔软糯、和谐悦耳，很接近四川，但又有着一些细微的差别，所以被戏称“三川半”方言区。

(四)

说到大湾子的历史文化，绕不开的便是五尺道，以及五尺道旁石门关的字库塔。石门关字库塔，傲立雄关，俯瞰关河，上仰天穹，下镇河山。塔身原为七层，第一层为空心焚纸炉状，四壁均有出烟孔；二至六层为实心，佛塔形状；第七层为宝顶，已毁于那段特殊时期。追溯建字库塔的起因，传说是一位道家高人担忧乡民不识文、不识字，且东面大旗山和西面紫荆山有向下滑动合拢之势，若二山合拢阻断关河必成灾殃及两岸百姓。

2009年，当地部分善信将原五尺道旁的观音殿改扩建为紫云阁，偶见字库塔渊源作出了重大贡献。序文中说人“不惜字”，“或弃于道途而莫之论，或黏糊窗壁而不知谨”，是以“目击之下，不忍使天地之精华、古圣之心思毁坏”，于是倡导“建修字库，使人知检字；字足惜取也”，落款为“大清咸丰丙辰冬月吉日建库”。中国传统纪年号号的丙辰年为龙年，咸丰丙辰年为清文宗咸丰六年，即1856年。

从序文中我们可以看到，在石门关建修字库塔之初衷，主要还是为焚烧字纸之用，让乡民遵循并传承“敬字如敬神、惜字如惜金”的崇文观念。“以书史为园林，以歌咏为鼓吹，以理义为膏粱，以著述为文绣，以诵读为灾备，以记问为居积”的良好习俗涵养而成，民风淳朴、人心向善、勤勉务实、励精笃行成为当地主流思潮，崇文尚武、保家爱国在寿山镇蔚然成风。近现代以来，寿山镇文昌武举、俊采星驰、人才辈出、英烈昭彰，地方虽小，却颇具殊荣，这与五尺道通道文化的涵养、字库塔敬字惜字理念的教化，有着极其深厚的内在联系。

从石门关字库塔沿着213国道往南百米左右的紫云阁，上倚山脊，下临河流，四野群山环抱，云雾缭绕，脚下关河弧围浪涛翻涌。紫云阁属精品型建筑，规模不大却功能齐全。楼阁殿宇参差错落，风格古朴厚重，布局幽静雅致，既有穿越时光的静谧悠远，又有皈依净土的禅意盎然。我虽不是信徒，但喜欢沧桑古刹的意蕴，晨钟暮鼓的悠扬，以及那种庄严神秘的意境。一次路过该地，见香烟袅袅，闻钟鼓声声，一时兴起，便口占一联曰“崇德尚善彰祖寿，见性成佛普陀山”。当时未细究，过后回想才发现，不经意间竟然把寿山这个地名给镶嵌在里面了。这特别巧的巧合，莫非也暗含某种不为人知的机缘？

(五)

作为五尺道驿站的大湾子，五尺道贯穿其间，字库塔矗立于北，中学

校园镇守于南，文化的积淀和传承都有深厚的根基。这一点，我从两个当地老者的身上得到了佐证。那还是我们在寿山中学读书的时候，大湾子一个罗姓老者，神志有些恍惚，经常会边走边念叨。他经常念叨的内容是，“小小马儿郎，骑马上学堂。先生嫌我小，肚内有文章。”他走路时，如果谁在后面念一句“小小马儿郎”，他就会立即转身，慷慨激昂地把这四句朗诵一遍。很多调皮的学生乐此不疲，我便是一气呵成。另一个周姓老头，为他的爱情创作了一首打油诗，诗句是“中学下去一片坡，风吹杨柳笑呵呵。收拾打扮刘大姐，为何嫁我周大哥？”这事儿流传甚广，以至于我们外来的学生都熟知了。这首打油诗看似充满疑问，实则全是骄傲与自豪，甚至还有“得了便宜还卖乖”的炫耀和得意。不过细品这首打油诗，天然无饰、简洁明快、修辞精准、语言质朴、抒情怀于戏谑，藏大雅于大俗，写景、状物、抒怀一气呵成。可能有人会觉得这首诗水平低，但如果知道这是出自一个从未上过学、以卖三角把养活一家子的老头之口，恐怕就会生出几分敬意了。

近些年，我很少有机会在大湾子停留，对大湾子街道逐渐陌生了，记忆中的往事已渐行渐远。倒是在大关县寿山中学读初中时，因为生活物资匮乏，饥饿如同附骨之疽，总像影子一般撵不走、躲不开，所以对在学校卖吃食的那些人和事印象特别深。比如邓家的花卷、包子，肖家的馒头，李家的凉粉等。邓家花卷那带着辣椒味儿的喷香，肖家馒头那带着糖甜味儿的酥软，至今也无法忘怀。前面提到的罗、周两位老者，也不知道近况如何。

沧海横流，岁月成碑。石门关傲然挺立的字库塔，在岁月的风雨侵蚀中屹立不倒，直指苍穹。字库塔外接铁线溪集镇，远山逶迤浮云外；南望大湾子街道，老舍旧巷翠翠间；西倚紫荆山余脉，群峰徐降参差里；东临关河水激流，两岸山色一江涛。倚塔而立，天边山绰绰，耳畔风萧萧，万岫烟云迷岭外，千重紫气锁山头。极目远眺，大旗山峰峰巍巍，关河水碧波漾漾，紫云阁檐角隐隐，高速公路车轮滚滚。我在寿山镇工作期间，常于闲暇时光，约三五好友，到石门关字库塔附近，择一草坪坐下，看关河奔涌，感长风浩荡，听车辆鸣笛，忆古道沧桑。光阴荏苒，居诸不息，岁月的风霜，将字库塔最初美丽柔和的平滑细腻，轻轻雕刻成了岁月难辨的斑驳粗犷。斗转星移的月夜里，沧海桑田的变幻中，谁身处红尘意在净土，叩问过沉寂千年的古道？谁心怀好奇眼藏欢喜，凝视过字库古塔的身影？谁手持烟火心念风月，书写过行云流水的文字？

鸟声闻远谷，草烟迷野径。树荫掩深巷，古道伴斜阳。逐渐被“老街”这个称呼替代了的大湾子，承载着深厚的历史和文化，蕴藉着独特的民俗及风情，连接着古今的繁华与寂寥，并因此自带了一种明亮而不刺眼的光辉，一种洞洞而不腻耳的声响，一种坚韧而不执拗的从容，也涵养了一种无须声张的厚实，一种并不陡峭的高度，一种不需诠释的大气。

回望历史，硝烟弥漫；纵览山河，锦绣蓬勃。千年古道上的大湾子，曾经饱受风雨的洗礼，终将迎来花月的安谧。地方也罢，人生也罢，多循此理。古道如梦，岁月如诗，走进那弯弯曲曲的街道，便走进了悠长的岁月；走出那狭窄的小巷，便走出了萦绕的时光。

历经沧桑的大湾子

宋廷波文  
毛利涛图



大湾子(寿山老街)。

改扩建后的紫云阁。